



貧窮與
變及遷



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故事

中華書局

貧窮與變遷



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故事

陳國賁
主編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何力
□ 版式設計：高林
□ 封面設計：李凱怡
□ 封面題字：陳一豫
□ 封面攝影：趙端怡

貧窮與變遷

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故事

□

主編
陳國賁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6 室
電話：(852) 2525 0102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蘭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深圳漢圖美術設計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八卦三路 513 幢 5 樓 5D6

□

版次

2011 年 5 月初版

© 201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32 開 (210 mm × 153 mm)

□

ISBN：978-962-8931-32-3

序言

何喜華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研究貧窮，有人在五星級酒店泳池邊飲紅酒、邊寫貧窮是甚麼，有人洋洋灑灑幾萬字以理論說貧窮，但這可以解說貧窮嗎？貧窮對於香港這富裕華麗的都市似遠實近，似難理解卻真實存在，需要我們用心瞭解。

很高興可以與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合作，陳國賁教授義不容辭地將八位學生交託予本會，參加本會舉辦的「兒童啟蒙天使計劃」，一對一於一年內深入貧窮家庭交流，每星期為兒童提供服務，緊密接觸，一年內悲喜與共，同行扶持，所得出的研究結果已超乎文字與數字的意義，將貧窮人士的生活有血有肉、活生生地呈現出來。

閱讀這八個家庭的故事，情感隨他們崎嶇的生活之路而跌盪，與他們一同奮力掙扎，一同感受失望、期望，情緒久久未能平復，他們艱苦求存的呼喚猶在耳邊。

過去數十年香港財富與日俱增，本地國民年人均產值高達 \$240,327，誰料到社會愈發富裕，窮人的生存空間愈是渺小？根據聯合國 2009 年的人類發展報告指出，香港的貧窮懸殊堅尼系數高達 0.533，是全球第一，貧窮人口數量持續上升，高達一百二十三萬人。這些數字象徵怎樣的生活？這八個家庭打開他們的家門，赤裸裸地為大家解說貧窮的真實面貌，沒有修飾、沒有隱藏，只有血淚寫成的生命歷程和真誠的生活態度。

與日俱增的貧窮問題，冷漠依舊的官僚態度，不但影響貧窮人士的生活，本會工作亦深受影響。本會一直主力組織居民倡議政府改善政策，爭取權益，近十年來要兼顧大量個案扶貧工作。坊間的基金或服務，不是個案爆滿，就是程序緩慢未能應急或收費昂貴，所以本會在缺乏資源及人手的情況下，仍不得不兼顧大量直接服務，為居民提供援助，猶幸得到社會上不少有心人相助，上千義工伸出援手，激勵我們和貧窮人士繼續在黑夜中奮鬥，以拚死的香港精神，爭取黎明到來。

感謝這八個家庭讓我們踏進他們的生活，他們才是貧窮問題專家，也感謝陳國賁教授及其十位學生的認真研究及服務精神。期待更多有心維護公義的同行者。

另一個天水圍

貧窮、應對與希望¹

陳國貴

我主要研究移民、跨境和遷移。多年來，我一直教授兩門課程：一是「個人與社會」，以芝加哥社會學派的社會心理學理論為主；二是「婚姻與家庭的社會學」，家庭也是我的主要研究興趣之一。我對貧窮問題的研究相對比較少。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有一個傳統，就是要求所有學生都要撰寫畢業論文。2009年，我有一個新想法，就是要組織我所指導的學生共同研究一個主題——香港的貧窮新移民家庭。有八位學生參與了這項研究。我們採取的研究方法是參與式的田野調查和訪問（participant observation）。研究小組中的每位學生追蹤一個新移民家庭八個月，這樣，我們就有了八個家庭作為研究個案（case studies）。我們效仿著名人類學家 Oscar Lewis 在 1960 年代針對美國貧窮移民區域的一個經典研究，重新檢視他的著作《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中所提出的理論及研究結果，並以該書為藍本，用類似的研究方法，對八個家庭進行了深入的個案研究。這些論文是在我的指導下完成的。後來另有一位新聞系學生郭麗欣加入了我們的論文集結出書計劃，她共訪問了七個新移民家庭，這樣合起來我們就有了十五個新移民家庭的資料。我的研究助理莊迪文歸納和分析了郭麗欣所訪問的七個個案，便有了第九篇論文。最後再加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

麗珊小姐為本論文集特別撰寫的文章，她以多年服務社會累積下來、豐富紮實的工作經驗和倡見，提出了「變遷」之路。而「變遷」二字，正是本書焦點。

本書第一篇以生活照片書寫形式（photoessay）展示一系列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照片。第二篇綜覽貧窮新移民家庭的普遍問題；第三篇的重點是吃，貧窮人家是怎樣吃的呢？第四篇展示了貧窮家庭的空間運用策略；第五篇描述了貧窮家庭的娛樂方式；第六篇涉及貧窮家庭成員的情緒及心理健康；第七篇探討貧窮新移民家庭中社會支援網絡影響下的夫妻關係；第八篇探討貧窮家庭中的家務分工情況；第九篇是關於窮爸爸、苦爸爸的問題，探討貧窮移民家庭中父親的角色與行為；第十篇分析貧窮單親移民家庭之子女求學問題。第十一篇則以施小姐的前線經驗分析成功脫貧的要素。雖然近來很多傳媒及社會輿論都聚焦在接二連三發生家庭悲劇的天水圍，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貧窮新移民家庭並非只集中在天水圍，屯門、油尖旺、黃大仙、觀塘、彩虹、長沙灣、深水埗、石硤尾等地方都有很多相類似的家庭，而我們考察的十五個家庭個案也是來自不同的地區。最後一篇是對質性研究方法論的反思。

是甚麼造成貧窮呢？我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遷移。在陳金梅的研究中，居住在深水埗的黃父在內地已經考取了貨車駕駛執照，但在香港，他的駕駛技能卻不獲承認，他只能跟隨同鄉在地盤當散工，經常開工不足，生活沒有保障。同樣來自大陸的黃太也需要加入「次級勞動市場」，夫妻倆經常把「手停口停」掛在口邊。李凱怡則訪問了同樣居住在深水埗的另一個王姓人家，王母的家族在內地從事裝修材料生意，生意做得很大，有樓有車，是一個小康之家。但來到香港後，他們卻要苦苦掙扎才能生存，生活較之從前出現了巨大的落差和斷裂。現在，王母的收入很低，每月只有四千元；王父的收入也不穩定，通常每月只開工十多天，但屋租、水電費、兒子的教育開支等，一切一切都需要錢。兩夫婦每天工作十二小

時，根本沒有時間娛樂，更談不上休閒。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轉變、這種貧窮的處境，都直接或間接因遷移所致。

接下來，是我近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窮爸爸。窮爸爸不但窮，而且在妻子與子女眼中，他還是一位缺席與失範的爸爸。在郭麗欣採訪的個案中，受訪者之一的金鈴的爸爸便是一位缺席者，他從來沒有與女兒一起生活；另一個案中的李爸爸，他在兒子眼中一無是處：年紀大、讀書少、無文化，三母子從不理會他，把他當隱形人看待。另一位受訪者阿虹的丈夫不良嗜好甚多，既酗酒又嗜賭，沒有責任心，常對妻子施虐，逼得她要離家出走；相比之下，另外一個受訪者愛姐似乎比較「幸運」，她來到香港後，丈夫便病逝了，她便沒有了被虐待的機會，至少不用經歷阿虹所受的折磨和痛苦……這樣的事例太多，說也說不完。社會上關於「北上尋妻」的論述，與我們的研究結果相吻合。這羣單身男人在香港娶不到太太，是第一次失敗；後來在內地娶了太太，組織家庭後遇到第二次失敗：失敗的丈夫、失敗的父親、失敗的男人。這羣男人跌入一種我們稱為「角色迷失」的處境，他們對自己作為父親、丈夫的角色搖擺不定，「兩頭不到岸，左右做人難」。雖然他們貧窮，需要在經濟上尋求幫助，但並不想讓太太外出工作，因為他們害怕太太一旦經濟獨立就會離開自己，或在工作期間被其他男人追求而變心。

2008年，中央政策組組織了一些成員到天水圍和當區的居民見面，瞭解地區的實際情況。當時邀請了一羣天水圍的居民到當地一個社區會堂陳述他們所面對的困難，並表達他們對政府的意見。奇怪的是，當晚有六位參加者，「清一色」都是女性，沒有男性。當時我便問：男人都跑到哪裏去了？起初我沒有得到答案，後來這羣女性間接道出，這區很多男人下班後都不立刻回家，他們跑到公園下棋，直至晚飯時間才回家，更談不上回家幫妻子做家務。而他們所謂的下棋並不是純粹的娛樂，而是賭博。一些不事生產的男人，惹下一身債，還償的責任卻落在女人及孩子身上。

現在談第二個問題：貧窮的處理方法。我在此只從兩方面去看，第一是吃的方面，第二是住的方面。吃的方面，我們拿住在觀塘的郭家做個案分析。負責這個研究的陳靄恩說「窮則變，變則通」，窮人有自己的生活藝術。他們甚少外出用餐，「一鑊多餐」（就是同一款菜，每次煮得比較多，然後分幾餐吃）是他們獨特的飲食文化。他們寧願花大量時間以求節省一些費用，例如他們在一天中不同的時段到菜市場尋找「平靚正」的東西，消費能力有限的，便在周圍尋找，到不同的地方比對價格，千方百計尋找自己可以負擔得起的物品。他們十分注意省電，有雪櫃卻不接駁電力，寧可每天出外買菜，這樣便不用吃冷藏的東西，而食物也更為新鮮。貧窮家庭的女性有個特點，即用盡所有方法來對付貧窮。我們做訪問時，當談及如何能買到「平靚正」的食物時，她們表現出一種難以言說的喜悅，甚至帶有一點勝利感，她們運用智慧，採用一些中產階級想也沒想過的方法來面對貧窮，解決生活上的種種困難。雖然這些家庭沒有能力購買大魚大肉，卻經常強調他們在吃的方面並不比中產階級遜色，中產階級可能反而因為工作忙碌而吃即食麵等不太健康的東西。因為貧窮，他們會更盡力避免生病，因為病了便不能開工，「手停口停」，因此他們非常注重飲食健康，經常用中藥熬湯，強調食療，而且多吃水果，很少吃罐頭食品等「垃圾食物」。正如受訪者郭太所說：「事在人為，凡事都是人所控制的，對自己、對生活有所選擇，並不需要大富大貴，生活可以很自由，可以由自己來掌握。」

再來談談空間問題。研究這一主題的趙端怡曾問：既然貧窮，一家幾口住在一個小房間裏，該如何生活呢？住在油尖旺的陳家，房子裏懸掛着很多繩子，繩子上一層層地掛了很多衣服——這種「繩之於法」是這家人充分利用空間的策略。他們還用多用途的摺疊枱，以膠袋代替垃圾箱。另一個解決空間狹窄的方法就是時間和空間的巧妙配合，例如母親要孩子盡早梳洗，避免與同樓層的住客爭用洗手間；陳母選擇上夜班，避免與家

人爭着使用家裏的設施。即是說，他們安排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做不同的事，藉着彼此配合來處理空間不足的問題。他們也懂得善用公共空間，例如圖書館、公園等。當中最有趣的是，如果家庭關係不好，空間小所帶來的影響是消極和負面的；相反，如果家庭關係好，空間小反而是好事。就如陳父說：「家裏地方小也好，至少我一回來便可擁着兒子，多幸福！」這也體現出人的多面性。

接着談談「希望」二字。第一，香港是多元、多種族的社會，受訪者離開傳統的中國社會，來到香港這一個現代化、西方化的都會，尋找自己的空間、角色和該做的事，這可能是遷移所帶來的一個好處。第二，在一些相對較幸福的家庭中，若他們三代、兩地、兩性都能互相對換職位和角色（role switching），例如父代母職、母代父職、子代父或母職、女代母或父職，互助互愛，多能安然渡過最困難的頭幾年。² 另外，部分受訪新移民在生病時多選擇不在香港看醫生，而是跑回老遠的內地去看，服用中藥……其實，很多事他們都會在內地完成。他們充分利用兩地的資源（這包括較「軟」的東西，如人際關係、鄉情、人情、信用、認同感，等等），這種現象在社會學中被稱為 transnationalism（跨地界主義）。這種兩地徘徊的優勢，反而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所沒有的。不久的將來，這類行為將會愈加頻繁及明顯。

此外，社會學研究經常忽略考察兒童，例如研究家庭時，研究員大多只研究父母，卻忽略了聆聽兒童的聲音、瞭解孩子的感受，而這些卻是相當重要的資料。在我看來，這是社會學研究半世紀以來的盲點。我們需要真真正正坐下來與孩童溝通，若他們因年紀小，不懂得用言語表達的話，可以用畫畫來重現家裏的現狀。經過考察，我們發現那些小孩都很懂事，他們會省吃儉用，一點一點地儲蓄零用錢，並會站出來參與家庭的運作，幫助父母做家務。雖然他們的讀書成績未必是最好的，但他們不會為父母帶來太多憂慮，對於新移民家庭來說，有這樣懂事的孩子真是可喜可賀。

另一方面，我想說說母親——那偉大、平凡但也不平凡的母親。她們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一直在等待，等待兒女長大成材。她們並不逆來順受、不聽天由命，而是與生活搏鬥，以頑強的意志與生活角力、與生活周旋，十分精彩。她們的希望在下一代，譬如康仔的媽媽，即使她被迫回到大陸，也經常打電話對香港的康仔說：「讀書並不是為了媽媽，而是為了你自己。」她又說：「我在農村長大，家境清貧，父母沒有文化，只有小學畢業，文化水平很低，假如你不好好讀書，將來便會與那位托煤氣罐的叔叔一樣，終身從事苦力工作。」我們研究的大部分新移民女性都很想找到工作、很想改變生活。不想工作、不想改變生活的，可能是男性。

再來談談移民資本，西方社會學稱之為 *immigrant capital/ethnic capital*。在新移民當中，有三分之一至一半是兒童，這批新移民可以補足香港的低生育率，他們在香港接受教育，填補學校的學額空缺。成年新移民的教育水平日漸提高，有八成達中學水平。內地移民女士常以家為本，以子女為本，她們願意為家庭而拚搏，自力更生的能力高。她們鞏固家庭，補充了香港的基層勞動力。新移民更有可能成為提高香港生活素質、增強文化氣息的新力軍。中西古今音樂會、粵劇、崑劇、博物館、畫廊、琴行、書畫展，很多觀眾都是新移民，他們成羣結隊，拖男帶女，扶老攜幼，好不熱鬧、好不興奮。他們在尖沙咀香港博物館旁、在公園、在社區會堂搞平民音樂會，乾脆把內地的生活方式帶到香港。記得有一天下午，我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售票處遇到一位來自內地的中年人。當他知道博物館的門票收費只是港幣十元的時候，不禁提高嗓門，用標準的普通話問售票員：「十元，真的那麼便宜嗎？為甚麼星期天下午博物館內空空的，香港人都跑到哪裏去了呢？」我忍不住搶先代那位職員回答：「老兄，全跑去購物了。」英文有句話說“shop till you drop”，購物掃貨，直到筋疲力竭地倒下。很多新移民上進求文明，他們延續了香港的拚搏精神；其子女對學業抱有良好的態度，對香港有濃厚的歸屬感。由於他們於兩地徘徊，因此促

進了內地與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很可惜，香港媒體甚少提及這一方面。香港有另外一個天水圍。

莊迪文和郭麗欣在他們的文中這樣寫道：「他們抱怨現在，懷念當初。或許支持他們活下去的，是他們仍然相信明天會更好。在天秤的兩邊，分別擺着磨難和收穫。目前磨難多一點，便希望將來收穫多一點；這一代收穫不到，也期盼將幸福留給下一代。」這是典型的移民論述，放之四海而皆準，與香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移民觀很相似。在這羣人中，我們看到奮發、堅韌、和順、淡泊的傳統美德，這些美德在香港可能正慢慢消失。

目前，香港媒體對貧窮文化問題只是一個論述、一種建構（construction）。若深入其中，客觀地瞭解這些家庭，你會發現另一種真實、另一個未知面。在郭麗欣的採訪個案中，有一位母親的名字讓她聯想到杜鵑花。杜鵑花能忍受乾燥、潮濕，能經得起風風雨雨，在任何環境下都能生存。另一位受訪者金鈴雖然只有十五歲，卻已經成為一位企業家，懂得賺錢、照顧家人，這是一個現代版的賣火柴女孩的故事。金鈴的精神就是當年「獅子山下」的精神。我所說的 *immigrant capital*，也包括了這種隱形的、看不見的，卻對香港的長遠發展非常重要的「移民精神」。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我們忘記了嗎？這算不算是一種「集體失憶」？

註釋

- 1 2009年10月23日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組舉行了名為「天水圍的悲情與希望」的專題座談會，這篇文章就是在我當日題為「貧窮、應對與希望」的演講錄音稿的基礎上由趙端怡整理而成的。

- 2 Chan, kwok-bun. 2011. "Theorizing Immigrant Family Adaptation, Maladaptation and Poverty: New Arrivals in Hong Kong from Mainland China" in Caroline Glass and Chan kwok-bun (Eds.) *Transnational Migrant Identifications in Asia: Living Transactions*. NY: Springel.

目 錄

序言	I
何喜華	
另一個天水圍 —— 貧窮，應對與希望	III
陳國貴	
1. 「你・我・他的天空」—— 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照片	1
趙端怡 陳國貴 李凱怡 陳靄恩 朱姝	
2. 七本難唸的經	19
莊迪文 郭麗欣	
3. 再窮也要吃 —— 貧窮移民家庭飲食研究	69
陳靄恩	
4. 安・樂・窩 —— 貧窮新移民家庭之空間運用	93
趙端怡	
5. 笑淚相隨 —— 內地新來港貧窮家庭的生活創造力：休閒及娛樂	119
李凱怡	

6.	精神・家・健康 —— 從情緒出發看貧窮移民家庭的精神健康	157
	劉啟瑩	
7.	貧賤夫妻百事哀？ —— 貧窮新移民家庭中社會支援網絡影響下的夫妻關係	185
	朱姝	
8.	分工合作？ —— 貧窮新來港家庭的家務分工	211
	陳金梅	
9.	窮爸爸、苦爸爸 —— 貧窮移民家庭中父親的角色	243
	羅淑燕	
10.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 貧窮單親移民家庭之子女求學	269
	趙瑞琪	
11.	脫貧與重生	303
	施麗珊	
12.	家庭個案研究——質性研究方法論的反思	327
	李凱怡 趙端怡 陳國貴	
	謝辭	354
		

「你・我・他的天空」

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照片

趙端怡 陳國貴 李凱怡 陳靄恩 朱姝

像紐約，像倫敦，香港自始就是一個移民城市，居住着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只是我們好像患了集體失憶症，把這種「移民本質」忘記了。你、我、他每天營營役役、進進出出，大家可曾留意到身邊那位來自遠方卻住在同一屋簷下的「他」和「她」？文化上及生活習慣上的差距也許令人感到陌生與不安，但畢竟大家同在一片天空下，同文同種，當瞭解過後，也許你會發現彼此是那麼相近。

香港人對新移民家庭的描繪，往往是片面、甚至負面的刻板印象：貧窮、家庭暴力、瓜分本地人的福利……那只是其中一種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很多時候，我們透過媒體耳聞目睹的並非真實的全部。誠如社會學家 Berger（1963）所說：「事實並非如它展現的一般。」（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appear to be.）所以，我們不禁要問：「新」移民的「家」與香港「舊」移民、普羅大眾的「家」異同何在？他們的生活有何特別？若深入其中，客觀地瞭解這些家庭，你會發現另一種真實、另一個未知面。

透過鏡頭，運用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我們在這一章節為大家展示一些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照，期望透過這些圖像，寫實而具體地引領大家進入新移民家庭的日常生活，看看他們的起居飲食、家居佈置、休閒娛樂活動，這些生活點滴展示出他們藉能动性（agency）與

創造力（makeability），於不利的大環境下創建出有利的小環境。他們是生活的智者，懂得利用有限的資源，省時、省地、省錢，去改善生活。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執著，對資源的珍視，正是「窮則變，變則通」的現代註腳，也就是我們引以為榮的「香港精神」或「獅子山下精神」。人或許有貧富之分，但絕無貴賤之別。同樣，「家」亦不應只是一種單一的意識形態（monolithic family ideology），「家」有其多樣性（diversity）與差異性（variety）。

我們希望通過這些照片，能讓你對新移民家庭多一分瞭解，多一分接納，多一分認同，多一分欣賞。

本書主編陳國賁教授認為，圖像的其中一種力量，就是在瞬間勾起讀者的回憶，不論好的、壞的，讓觀者能穿越時空；自願的、不自願的，引起無窮的聯想及感慨，甚至使人「悲欣交集」。

陳教授談及自己的感想：看着這些照片，我驟然意識到這羣從中國內地來港的「新移民」，他們的現狀與我和家人在 1950 年以難民身分從大陸逃到香港時的處境，其實沒有多大分別。移民的生活，在以前、在現在，都是最艱苦匱乏而淒涼的。我這上一代的香港人看到這些照片，頓感熟悉，新移民的衣食住行依舊是那麼艱苦！我在荃灣徙置區長大，七層高大樓沒有電梯，住屋狹小，孩童全被塞進碌架牀，本章內照片中的「室內設計」，簡直是我們當年的「翻版」，好不面善、好不親切。我小時候吃的東西千篇一律，大人為了省錢，索性在家裏有限的空間自己製造臘腸（包括我父親最愛的金銀潤）、白菜乾、蝦米、豬橫脷。跟現在的「新」移民相比，我們當年哪有錢來買雪櫃、電視、電腦？一張枱，既是飯枱，也是書枱；也用作家庭工作台，織手襪，穿膠花，綉花，織毛衣，穿珠繩，我統統做過。工多藝熟，一天四小時在家裏做手工，賺些「零頭」幫補家計，而賺到的錢也全數交給母親，我的童年就是這樣度過的。徙置區的單位沒有私人廁所、浴室，連水喉也沒有，這些空間全是公用的。香港人強調的